

年年国庆，今又国庆，今年国庆不同往年。今年是新中国六十华诞。每年国庆，机关、工厂、学校、商店、车站、码头都要张灯结彩，挂上“庆祝国庆”的红灯笼，报刊要发一篇激动人心的社论，学生要写一篇庆祝国庆的文章，用上许多形容赞美的语言。走在大街上的行人都

国庆感言

李秋生

洋溢着一种神圣自豪的、发自内心的喜气，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
一首歌唱得好，“有国才有家”。在世界没有大同之前，任何人不可以没有自己的祖国。上下五千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虽是一个大国，却又是一个弱国、穷国，“三座大山”压在苦难同胞身上，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战争、

疾病、饥荒使多少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尤其是外国列强的奴役，使一代又一代国人无法摆脱精神上的噩梦。南京大屠杀至今反复出现在小说、电影、网络、戏剧舞台上，这是永久的伤痛。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幸运的，远离了战争，但世界上并不太平，一些国家的妇女、儿

化改革，扩大开放，很需要进一步发扬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某种意义上，爱国主义是最强大的生产力。对每一个国民来讲，首先要爱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其次要建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祖国大厦增砖添瓦；还要要利国，利国才能利民，

利民才能利己。在经济大潮中，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起码要做一个自觉的纳税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来成果辉煌，成功举办奥运会，神六神七飞天，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改革开放前程灿烂。我们深爱自己的祖国，以做一个炎黄子孙为荣，为新中国的六十岁生日衷心祝福！



追忆
于海龙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如今，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个光辉历程。但是，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

新中国国名提出者

1949年6月21日，在全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新中国国名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提出了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意见。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采纳了张先生提出的新中国国名，并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新中国国旗设计者

1949年8月中旬，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曾联松，将他设计的“五星红旗”国旗图案寄送北京。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从此，由曾联松设计的编号为323号的“五星红旗”被正式确定为新中国国旗。

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

1949年9月27日，北京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接受了缝制新中国第一

面国旗的任务后，立即去前门外的瑞蚨祥绸缎店，买回红绸料和黄缎料，精心制作起来。她经过两天废寝忘食的劳动，终于缝制成了一面长460厘米、高338厘米的五星红旗。10月1日下午3时10分，赵文瑞缝制的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由毛主席亲手升起在天安门广场。

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的制造者

1949年春，北京市自来水公司检修

接受了市总工会交办的一项任务：为新中国开国大典制作国旗杆。接受任务后，当时的检修工人唐俊民、程宪臣、邓世华、吕长福、赵履增5人不分昼夜连续工作，克服了没有设备、没有钢板和电气焊水平低等困难，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做好了一个直径5米，用水泥灌注的旗杆底座和一根由三节钢管连接，底部直径10英寸、上部2.5英寸，近30米高的国旗杆。这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

新中国国徽制作者

1950年7月，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高庄，接受了制作国徽模型的任务。他遵照周总理“向上、响亮、挺拔”的修改建议，在原设计的基础上，突出建国本质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将国旗、天安门、齿轮、麦稻穗和红绶带，组成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整体。8月18日，高庄设计制作的国徽模型被一致通过。9月20日，毛主席发布命

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国徽图案的说明。

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铸造者

1950年秋末，沈阳第一机床厂19号铸造车间铸造班班长焦百顺，接受了铸造国徽的任务，他和另外两位工人组成的国徽铸造小组，经过多次的摸索，攻克了道道技术难关，终于提前20天完成了任务，铸造出了直径分别为1000毫米、600毫米、400毫米3种规格，质地为铜铝合金的国徽。

1951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枚直径为1000毫米的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新中国国印刻制者

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总理委托杰出的民主人士陈叔通先生去上海物色治印专家，替中央人民政府镌刻印章。陈先生找到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王因年事已高，便力荐弟子顿力夫。顿力夫原是王老先生的黄包车夫，兼做家中杂活，忙中“偷艺”，潜心钻研，刻技令王老先生惊叹，遂收为弟子。他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精心镌刻的新中国第一枚国印，受到周总理的高度赞赏。

新中国国歌作者

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然而它却如一支革命的号角，响彻神州大地，激励着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浴血奋战。1949年9月25日，在国歌讨论会上，徐悲鸿、梁思成等人力荐《义勇军进行曲》为新中国国歌。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义勇军进行曲》为新中国代国歌。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次会议确定代国歌为正式国歌。

国旗升起来

钟国华

升起来了，升起来了，升到万众瞩目的高度。一种排山倒海的起伏，一种雷霆万钧的激荡。

升起来了，万物在这个高度里陶醉！多么鲜红的高度，尊严从这里闪烁着。

多么有力的凝聚，自信从五星红旗的光芒中笑傲晨风，万物在激情中生长，自信愈发坚强起来……

多么豪迈的情怀，期待从这种浪漫中孕育美好，龙的传人在伫立，期待愈发坚韧起来……

升起来了，升起来了，升起世人惊叹的目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哟，飘扬在半个世纪的辉煌，展示风采！

面对国旗，山站起来！水活起来！天阔起来！每个生命都庄严起来、神圣起来！

沿着国旗下路向前挺进。飘扬的国旗啊，您是我昼夜难眠的情感……

胸前的国旗

艾 芸

国旗，脸上不时露出藏不住的笑。

车疾速行驶，车窗洞开，一阵阵热风撩动着她胸前的小国旗。小男孩把小手捂在国旗上，一直捂着。

时至正午，人们昏昏欲睡。孩子也挺不住，歪着头睡着了，捂在胸前的小手垂落下去，离开了那面国旗。

突然，车子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孩子惊醒了过来。我看见他慌忙往胸前去找那面国旗，小手捂了上去。

他护住小国旗的姿势，突然让我感动。我和他妈妈闲聊起来。我问起这个孩子是怎么认得国旗的，这位农民妈妈告诉我——

他们家住在高高的山上，有两个孩子，男孩和他姐姐。山上有一所“不完全小学”，两个老师，30多个不同年级的孩子。校舍是一间老队屋，窄窄的木楼梯踩上去吱呀呀响。春季，妈妈送姐姐去上学，男孩吵着要去。在老师屋前的空地上，



我的父亲车永祥1922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是省军区离休老干部，今年87周岁。
随着“国庆”的到来，老人的心情越来越好，谈起往事也非常激动。他参加过的1957年国庆大阅兵，令他终身难忘。

1957年，35岁的父亲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接到要参加

父亲曾在阅兵方队中

车晓红

“国庆”阅兵的命令后，兴奋不已。他们在北京集训了三个多月，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在天坛练习走正步，脚上打了许多水泡，腿都踢肿了，晚上睡三人一间的帐篷。因为是军官学员，待遇很好，吃的也不错，但天气炎热，训练还是很辛苦。当时父辈们都是年轻力壮，听说走过天安门能看到毛主席，他们个个都精神饱满，像对待每一次战役一样，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受阅的每个方阵由200人组成。我父亲是在方阵第七排第三位。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到中山公园要走240步，准确无误。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在十

他们的方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穿礼服、戴军衔的军官方阵，特别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嘉奖以及国际友人的一致好评。父亲也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父亲作为一名建国前的老党员，工作认真，从不为自己的事情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同时还经常教育我们子女要为党和国家多作贡献。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如今，每当十一国庆到来，父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起当年受阅的情景，感慨万千；作为子女，也为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为新中国的日益强大感到自豪……

男孩看着自己胸前的小

许兰生说：“三哥，你忍忍，这是治病，不是叫你在里边舒服哩。”
二哥高新民也说：“老三，你忍住，忍住，熬会儿就适应了。”
常三说：“三哥，你别吭气，这不是谁都能享受的待遇。”
高新海听了大家的话，就咬了牙下了决心忍住，可过了一会儿，他感觉难受得出不来气了，就喊：“不中，不中，实在不中，我受不了了，快把帆布弄下来，快，快，我实在受不了了。”
众人见高新海的样子实在难受，就将帆布拉开一个口往里看，这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高新海的两腿上已蒸出了白水泡。于是赶快将帆布扯掉，将高新海从椅子上抱了下来，大家一看，此时高新海的两条腿上已经一个挨一个蒸出了大白水泡。

许兰生说：“三哥，对不住你呀，你看我们咋把你蒸成这样，这治痒又治哑了，没材料，没材料。”

高新海看出来大家难受，就说：“没事，反正我这腿没知觉，也不知道疼，过几天泡就下去了。”
高婶这时说：“都说啥了，大家都是为老三好，现在我去喊医生。”
高婶一说喊医生，大家才从紧张中缓过神来。杨继增说：“高婶，你别动，我姐从北京回来了，我去叫她。”

杨继增说着，就急匆匆下楼了。杨继增的姐姐在北京市某医院当医生，这时刚好回郑州住在陇海大院内，杨继增回家将情况一说，他姐立刻背起家里的药箱跟着杨继增来到了高新海的家。

当杨继增的姐姐看到高新海双腿上一个挨一个的白水泡时，不禁说道：“你们咋把老三弄成这样了？这叫大面积烫伤！难治得很。”

众人听了，没人说话。
杨继增的姐姐说：“要按照老三现在的病况，得马上送医院治疗，我现在先给他用针管抽泡里的水，然后涂些消炎药，如果明天不见轻，那就立即去住院。”

倡导精神文明
共建和谐社会
中共二七区委宣传部
特约刊出

连载

庆王府

一个普通老百姓在王府里长大，那是很不寻常的，可我就是这个不寻常的例外。还不是一般的王府，是著名晚清权臣庆亲王的王府，他非常腐败，可能是当朝几个亲王中最富有的。在他之前，这个府第属于和坤，他是整个清王朝最大的贪官。

离北京的钟鼓楼不远，有座人造的景山，传说是当年开挖疏浚周边的海挖出来的泥土堆积起来的。庆王府就坐落在离这些海子之中一个叫“后海”的小湖不远的地方。这些海是清王朝（1644—1911）有闲阶层喜欢游玩的地方。

曹雪芹在他的巨著《红楼梦》中描述了北京城某湖边的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街，这条街上没有生意买卖，只有两位亲王的王府。我就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有人说曹雪芹的名著中描述的就是庆王府。我们住在庆王府的七年中，我的兄弟

姐妹和我就在许多无价的古董和珍宝之间玩耍嬉戏。也是在这个王府里，我们自己制作了小的剧目，为我们的邻居和朋友们演出，那就是我这一辈子扮演过的无数角色中最初的几个。

庆王府就在辅仁大学边上。辅仁大学是我祖父出资并修建的，我父亲又在那里做教授。皇族已瓦解，亲王府们开始卖掉个人财产。现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所在就是其中之一，现在的英国大使馆是另一处。辅仁大学则是买下了与王府连在一起的土地房产作校园。当时，庆王还不愿卖掉他的王府，因为他还梦想着夺回他的王国。为了安全起见，他搬到天津藏身于外国租界，他请求辅仁大学派几位可靠的教授住进他家具齐全的房子里，替他守宅，房租免费。大约有十户人家搬进了那个巨大的院落。庆王的本意是最好有几位外国人 also 来和这些教授们同住，那就可以插上外国的国旗，最好是美国的星条旗，从而保护王府不受日本人的侵占。几年后，庆王自己却把王府卖给了日本人，自己就永久地搬到了天津的日租界，真是莫大的讽刺。

我父亲是搬进庆王府的首选，因为他会说英语，又在隔壁这个刚办不久的大厦里多少是个拿事儿的。一九三二年，我还不满三岁，全家就搬进了庆王府，在那里我一直住到我十一岁。对孩子们来说那可真是个天堂。兄弟姐妹们和我

说着，她将针头刺进高新海腿上的大白泡里，一个泡一个泡地抽里面的积水，直抽得她头上冒汗。
高婶用毛巾给她擦汗，嘴里说着：“闺女，你从北京回来就给你找事儿，真是心里……”
“高婶，你说啥呀，咱两家谁跟谁呀，闺女学的就是这，只要能给老三治治病就行。”
半个小时后，高新海腿上的白水泡被抽了一遍，原来鼓得明亮的白水泡下去了，杨继增的姐姐从药箱里拿出一瓶消炎药，又亲手给高新海涂到两条腿上。

第二天，杨继增的姐姐又来看高新海的病情，见昨天抽过水的白泡没有大面积复发，就用针管将部分又有积水的水泡抽了一遍，嘱咐高新民要及时给高新海换药，还说这两天她要回北京了，如果老三的腿有严重情况，千万要去住院。

杨继增的姐姐回北京后，高新海一直没有住院，每天都用酒精擦擦，涂些消炎药面，一个多月后，腿竟好了。
大家见高新海腿上的烫伤好了，心里都很高兴，见了面，又开起玩笑来。
许兰生对高新海说：“三哥，你的伤这次万幸治好了，要万一治不了，那俺咋陪你呢？”

孟宪生说：“赔个啥？大不了赔他两条腿。”
高新海笑笑说：“治不好也没啥，大不了去那间去。”
孟宪生说：“你别吓人，你要去那间，俺还得陪你命哩，你还是活着吧。”
高新海接着说：“你俩别说这了，背我下楼吧，这么多天没出去，心里着急。”

孟宪生来到高新海的床前，蹲下身来，让高新海趴他背上，然后在许兰生、邱仲慧的帮忙下，背起高新海下楼了。
来到楼下，几个人将高新海放到前几天高新民刚刚给高新海做的简易三轮车座上，然后由许兰生推着出了陇海大院，顺陇海路向西漫无目的地走去。
此时已是秋天了，外面的风很是清爽，望着天空中亮丽的太阳，呼吸着凉爽宜人的空气，坐在三轮车上扶车把的高新海心里忘记了烦恼，脸上露出轻松愉快的表情。

特别喜欢在里面自由地追跑打闹，同时在这里也受到不少历史和文化的熏陶。家具都很大，都是最好的古董，在皇帝被废除之前，庆亲王是负责外交的，他用自己的职位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我们在王府所住的部分包括五个朝南的房间，还有边上相连的那个院子里几间朝西和朝东的房间。
我们的住房面积太宽裕了。院子的每一边都有人住，到每个房间都需要走上一层石台阶，就像故宫那样。我记得我的姐姐和邻居（另一位教授的女儿）一起在庭院里打网球。这五个房间中间那间是个巨大的客厅，大到可以让我们演戏。里面有一个硬花梨木做的长椅，有现在的三人沙发的两倍长。庆王在他来荣耀时就是坐在这上面接待他的手下。我们几个孩子把它当做舞台，前面有足够的空间放上椅子作观众席。

庆王一定离开得很匆忙，因为家具都没有动过，有好几个大的橱柜，很大的抽屉装的半满的都是铜钱。我们进行戏剧表演的那间主要客厅有一个巨大的吊灯。我记得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想碰到灯，因为吊灯上装饰着多种颜色的水晶饰物，令我们看得馋涎欲滴。最终我们搬来梯子爬上去，偷下这些小玻璃珍

当礼物送给朋友。
在王府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多年后我两次溜进里面去故地重游。第一次是毛泽东刚去世不久，我组织了我们的姊妹们进行一次出游，不请自来地闯进了庆王府。那里已成了某部队的营房。我记得小时候，进了第一道大门后左转，然后是第二道门，进去便是我说的火客厅。我自然而然地按照小时候的习惯左拐右转，之后就发现自己再次站在那个地方。我很动感情，这是我从婴儿到少年这段时期生活成长的地方。

十年后，我与从上海来的大哥，还有其他弟妹一起又去看了一次。那次我们是为我母亲逝世吊唁一起聚在北京。在这次家庭聚会时，大家提起庆王府很有感触，于是就决定一起去看一看。我们到了那里，门卫拦住我们说不对外开放，可最终还是被我们说动让我们进去了。我思想上有准备，觉得里面所有的景物都会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因为我当时是个孩子。可即便在今天，看到整个庭院都开始残败破落了，我还是忍不住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奢华而感慨。